



白天的詭譎，皆聲消跡滅地溜走，除了隔房偶然有一兩聲呼聲傳來，其他別無一物，能來擾亂我的身心，正是我每天看書的時候。

打開新出版的菩提樹刊，由頭一直到尾，一字不漏的讀完，當讀到精神振奮時，連睡眠都忘了！我總覺得在臺灣的佛教刊物中，能有菩提樹這種題材的文章，究竟罕見，它不但能接引初機的信佛者，並且還能供研究教理的老參佛者參考，它雖然是初出茅廬的毛頭小子，但是能與歷史久遠的老刊物並駕齊驅，相互媲美，不是說句過獎的話，在自由中國佛教的領域裡，它是面面俱到首屈一指的好刊物，因其內容充實，及人材之衆，非他刊所能望其項背！

一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這正是古祖訓後學的金語良言，意思就是說：道，好比是一輛車子，要得這車子，能載重致遠，就要人去推動他，然後方能行動。然而佛法也是這樣，假定沒有人去弘揚佛法，千萬年還是在藏經樓的櫃子內，與

中沉皆萬字了也心了，深夜默在有宙！定，！

# 我閱讀菩提樹後的感想

· 嚴持 ·

世間有何利益？所以古祖訓示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這兩句話：就是要我們把置之高閣的三藏十二部，推行到社會的人叢中去，再不要學擺古董似的藏在深樓高閣。臺中朱斐先生，雖是一位在家學佛的居士，但他為菩提刊奔走，其意之誠，其情之切，那種為法忘軀的精神，十足表現「不為自己求安樂，但願眾生脫苦輪」的菩薩行爲，「法門龍象」四個字，他可受之無愧了！

最後，我希望大家有志於佛教的青年們，大家要向朱居士看齊，向他學習，則佛教昌盛，指日可望！四二、元、習寫于暖暖金山院

## 夢

潘明一

一縷清煙般底遐思，從腦際裡飄出：飄渺離奇地，飛在碧波萬頃的蒼穹。……

我沉醉在綺麗的夢境。憧憬着生命的光輝；追尋着靈魂的慰藉，溫情……

聖潔地夢，在你底懷抱裡；找到了失去的童年；也尋覓到未來偉大的遠景……然而，近來啊！你變了！你給予我的不是溫暖；而是罪惡，仇恨和無情……我底心

## 瀉山不言

培風

譽稱佛教黃金世紀的唐朝時代，有一位香巖禪師，爲了求道心切的晨光，一領褪色的袈裟，一雙芒鞋，還有伴他度過相當歲月的一個破鉢，和一些經書，一根藜杖，以雲遊的姿態，飄然跋涉於千山萬水之間，披星戴月，不畏艱難地踏上一位禪門宗匠——瀉山禪師的。瀉山一見到他，照宗門下一貫的作風，開口便以瓦片敲門的手法問道：「父母未生時，試道一句看？」可是機緣未熟的巖師，對於個中消息，却茫然毫無所覺，無以爲對。於是屢次殷殷苦求禪師，爲其道破。然而，這是要自己親自體證的境界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；不是他人可

以代你道破的；縱能道破，也是與你無關，所以瀉山淡淡的對他說道：「我說底是我底，終不干汝事！」巖師聽了深以自己根性淺薄，輟泣地告別了瀉山。回到南陽的地方，自己蓋了一所茅舍精進苦修。一天他整理菜園，剷除亂草，無意中偶爾拋了一片瓦礫，擊竹有聲，因精神集中，道念成片，忽然大澈大悟！從此揭開人生之大謎，痛快不已。於是馬上沐浴更衣，點上一瓣清香，以感恩的真誠，遙對瀉山卓錫地頂禮贊歎道：「和尚真是一片婆心，慈悲極了！此恩此德，有逾父母！偷若當日，爲我一語道破，那有今天妙悟的快事呢？」

(譯自龍文觀影)

漸漸地下沉……沉……沉……  
興奮變成悲哀；  
愉快變成苦惱。  
惋惜地——  
拾起被寒風吹打下底落葉，  
躑躅在悠長崎嶇的山道上，  
哀弔着落葉的不幸。  
微風中。  
竹院底深處，  
隱約地——  
傳來斷續的木魚聲，  
原是那古刹中的頭陀，  
修學着「六度萬行」。  
啊！  
醒來吧！  
夢中人。  
幻夢終是無常的，  
「現實」才是真正底生命。

## 雲水僧

若水

飄然而來，  
悠然而往；  
一瓶一鉢一袈裟，  
走遍天涯處處家！  
\*  
四海雲遊，  
隨緣攝化；  
美化人間！  
\*  
廣種菩提花！  
\*  
飄然而來，  
悠然而往；  
你逍遙的生涯，  
決不像吉卜賽人的荒唐，  
——那只是無聊的流浪！  
你的光臨：  
帶來了人類脫苦的希望！  
——汐止內院！